

屠 夫

(三幕悲喜剧)

〔奥地利〕彼 得·普列瑟斯 著
〔德 国〕乌尔利希·贝 希 尔
舒雨 唐伦亿 赵尚峰 译
舒 雨 校

中 国 教 育 出 版 社

Der Rockerer

Peter Preses

Ulrich Becher

根据 1978 年 TSV 维也纳—慕尼黑版本翻译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出风格别致的三幕悲喜剧。它以辛辣的笔触，深刻地揭露了德国法西斯主义。

剧情发生在维也纳一条小巷里。肉店老板伯克勒一家，不自觉地卷入了法西斯政治漩涡之中：儿子中了纳粹主义毒害当了冲锋队队员，妻子因溺爱儿子，也追随着法西斯，结果家庭失和，父子反目。纯朴善良的老伯克勒以机智、幽默的独特方式，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揭露、嘲讽和斗争。作者通过这个家庭悲剧，表现了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希特勒统治下整个民族的悲剧。

本剧是西德曼海姆民族剧院的保留剧目，一九八二年来我国演出，获得很大成功，深受我国观众欢迎。

责任编辑：朱汉生

屠 夫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11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 1/4插页

1982年12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册

书号：8069·360

定价：0.61元

人 物

卡尔·伯克勒——肉店老板

萨比纳——伯克勒的妻子，人们都叫她比内尔

汉斯——伯克勒的儿子

哈青格尔——退休的邮局职员

罗森布拉特博士——律师

巡官古里奇

赫尔曼——铁路员工

赫尔曼之妻

弗尔蒂南·格施忒特纳——党卫队队员

冯·拉姆博士——维也纳市国家秘密警察头子

米齐·哈贝尔

加莱特纳尔博士——哲学家

克那波——柏林来的钟表修理工

阿罗依斯·泽尔希格鲁勃尔

克拉姆普弗利切克太太和莱西尔太太——两个小市民

辛格尔太太和她的女儿雷内

瓦斯特——卡伦贝格村酒店老板

四名柏林的党员同志

布劳先生和太太

两位不引人注意的人

另外两位不引人注意的人

从布拉格来的一个旅客

克罗巴萨太太——女房主

一名守卫，一位穿粗呢披肩的先生，两个年青的姑娘，

两个秘密警察，一个拉琴卖艺的老头，一个咖啡馆的招待，被疏散人群的声音，若干冲锋队员，党卫队队员和军队人员，若干行人，难民，咖啡馆客人，消防队员，人民冲锋队员，救护人员和一名大夫，两个戴蓝帽子的人。

场 次

第一幕

第一景 纯亚利安人种证明

第二景 市立公园

第三景 生日

第四景 在火车西站上

第二幕

第一景 在酒店里庆祝慕尼黑协定

第二景 大都市旅馆，二十三号房间

第三景 父与子

第四景 挂旗或巴黎陷落

第五景 在托斯卡咖啡馆告别

第三幕

第一景 做弥撒之后

第二景 投宿

第三景 轰炸以后

第四景 重轰

第 一 幕

第 一 景

〔卡尔·伯克勒住宅的剖视图，住宅在一楼，他的肉食店紧挨着住宅。

〔舞台的左角是伯克勒夫妇的卧室，幕启时无灯光。

〔舞台中间是后厅，两室之间有一扇挂着红色丝绒门帘的门。后厅里有：一张丝绒长沙发，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桌子，桌上放着喝咖啡的器皿，两瓶红葡萄酒，几只玻璃酒杯。几把丝绒椅子。一侧放着一个酒柜，上置一只插着干花的花瓶，和一架收音机，收音机上立着两个椭圆形的镜框，里面摆着家庭成员的照片，因日久天长开始发黄。后墙上有一扇很窄的门，门上插着一把大钥匙，门里是浴室和厕所。右侧，对着挂丝绒门帘的门的的地方，也有一扇门，通向过道，大门，厨房，儿子的房间和店铺里面，但这一切在舞台上都看不见。

〔舞台右侧，整个房子斜凹进去一个角，就象维也纳一些位于道路拐角处的老房子一样。这是他的店铺，铺面的百叶窗已落下。前面是帕尼格胡同的一段人行道。拐角处有一盏路灯。这时正值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有雾。灯光影影绰绰地照见挂在

店铺上方的一块长招牌，上面写着：卡尔·伯克勒，肉店老板。店铺的大门虚掩着。许多店主都把这扇门当作第二个家门，他们家也不例外。

〔在后厅桌旁坐着的有：卡尔·伯克勒，一家之主。五十来岁，身体粗壮，不高，上身穿着长袖衫衣，背心未系扣，一张胖乎乎傻乎乎的圆脸，油光满面，留着两撇向上翘的小胡子，嘴里叼着一根维吉尼亚雪茄烟；萨比内·伯克勒太太，大家都叫她比内尔，是一位典型的维也纳家庭妇女。四十四、五岁，不算难看，很象罗马——斯拉夫人；他们的儿子汉斯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褐色头发，二十三岁，穿着白色衫衣，短裤，白色长统袜；在座的还有哈青格尔先生，退休的邮局职员，比伯克勒年长十岁，个子又细又长，头发花白，留着大鬓角，身穿一件毛麻混纺的男上衣，衣领是可拆洗的橡皮领子。

哈青格尔（搅动着咖啡）我一定得夸您几句，比内尔太太，红烧牛肉的味道太美啦。

汉斯（突然跳起来，站着一口气把咖啡喝光）我该走了。

伯克勒 你今天又要到哪儿去？

汉斯（满脸不高兴）你不是知道嘛，爸爸，我今天有集会。

伯克勒（粗声粗气地）集会……（叹口气站了起来，朝挂门帘的门走去）我说，哈青格尔先生，你先洗牌，我马上就来。

〔哈青格尔从上衣的一个大口袋里摸出一副牌，开始洗牌。这时伯克勒走进漆黑的卧室，打开床头柜上的灯，坐在床边上：脱去长统皮靴，嘴里轻轻地

吹着《拉德茨基元帅进行曲》①。

汉斯 （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皱皱巴巴的卐字徽袖章）
妈妈，快帮我把这个戴上，别让爸爸看见。

比内尔 （把袖章戴在他的衣袖上）瞧你，^又又弄得这样皱……
（用手把他前额上一绺头发捋上去）你要是和冲锋队的小伙子一道集会，就不该这样不整齐。

汉斯 好啦，妈妈。（瞥了哈青格尔一眼）你说，那个叫罗森布拉特的犹太人还会来玩牌吗？

〔哈青格尔不好意思地假装咳嗽，继续洗牌。

〔比内尔没有说话，把咖啡器皿收拾开。

汉斯 你们不能再玩下去了，根据我在党内的地位……

比内尔 （把盛咖啡器皿的托盘放在酒柜上，为缓和气氛）
这我知道，你放心走吧。

汉斯 再见，希特勒万岁。今晚我可能到半夜才能回家。

哈青格尔 （继续洗牌，没抬头）再见，汉斯。

〔汉斯随手摔上门，从店铺的门走出，来到胡同里。

古里奇 （正好巡逻到拐角处，和霏地）希特勒万岁，伯克勒先生。

〔汉斯傲慢地随口应了一声好，急匆匆地沿着胡同往右走去。古里奇在路灯下站住，踮着脚晃了几下，随汉斯下。比内尔太太坐到长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用钩针织东西。

伯克勒 （在卧室里穿上毡拖鞋，关上床头柜的灯，嚓、嚓、嚓地走进后厅，嘴里仍不停地吹着《拉德茨基元帅

① 拉德茨基（1766.11——1856.1）——是深受奥地利人爱戴的一位元帅。——译者注

进行曲》，然后小声地哼唱着这支歌，从酒柜上拿起一份《皇冠报》，坐到桌旁，专心地读报。突然歌声停止，盯住一个地方看，嘟嘟囔囔地）登的全是些什么玩艺儿……德国文化部全国画笔支队到达维也纳，什么东西。时代变啦，时代变啦。

比内尔 （抬起头，提醒说）卡尔，你把元首的头摆到橱窗里去了吗？不能再拖延了。

伯克勒 橱窗里不是已经有猪头了嘛！我们要元首的头干吗？
（继续读报）

哈青格尔 （拿眼睛膘着过道的门，转过身来，压低声音说）你听我说，伯克勒先生，我要是你，决不把话说得这么绝。

比内尔 对极了，哈青格尔先生，这可是正经事。大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肉业师傅协会，其中包括我们东方守郡^①在内，要求我们在橱窗里放进元首的头，最迟不得超过星期三的十二点钟，可你说什么猪头！这两件事怎么能连到一块儿去了呢？

伯克勒 （从报纸上方往外瞧，摇摇头）我不管这两件事怎么连到一块儿了，反正我就听见说头、头、头，所以我才说橱窗里有猪头，真他妈的见鬼！

哈青格尔 别激动，亲爱的朋友。我说，你一定是搞误会了。刚才我们说的不是，嗯，真正的头，而是头像，或者是头的侧面像。一种艺术上的复制品。

伯克勒 （生气地）我们要头的侧面像干吗？我刚刚才把芹菜插到猪嘴里，是我亲自干的，汉斯这个小混蛋，最近一段时间，根本靠不住。

① 东方守郡——指说德语的奥地利地区。——译者注

比内尔 您瞧瞧，哈青格尔先生！这些天来，总是这样，确切地说，自从政局改变以后，这个人怎么也不能习惯新的形势。

伯克勒 形势，说得怪轻巧。（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系着表链的怀表）怎么搞的，罗森布拉特还不来。早就到了玩牌的时间^①。

比内尔 卡尔，我想，罗森布拉特先生今天不会来玩牌了。

伯克勒 （大吃一惊）为什么不来了？

比内尔 （朝天花板翻了一下眼睛）我甚至认为，罗森布拉特先生今后也不会再来玩牌了。

伯克勒 （没好气地笑了笑）你别气我啦，上个星期我输得好苦，四先令三十六个铜板，钱还没赢回来，你让我就再去找一个新牌友吗？

哈青格尔 这个罗森布拉特在耍花招。

伯克勒 他也没什么可希罕的，不来就不来，这个罗森布拉特，也许我们配不上他，因为他是个律师。

比内尔 这和律师、耍花招一点关系也没有。是因为纽伦堡法律。

伯克勒 因为什么？

比内尔 （一板一眼）纽伦堡法律。

伯克勒 纽伦堡……？这儿可是帕尼格胡同，不是纽伦堡。

比内尔 哎哟，我的妈，卡尔，你竟然连纽伦堡法律也没听说过？

伯克勒 （摇头）那什么……纽伦堡辣味饼，纽伦堡出产的玩具我倒听说过。可是纽伦堡法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① 他们玩一种叫“塔洛克”的纸牌游戏。——译者注

比内尔 （很快地舔了一下嘴唇）那么我告诉你，纽伦堡法律规定，亚利安血统的人不得与异种族分子来往。

伯克勒 （莫名其妙）这和罗森布拉特，还有我们的牌局有何相干？

哈青格尔 我提醒你注意，伯克勒先生，罗森布拉特律师是一个纯种的犹太人。

伯克勒 就因为这个他不再来玩牌，是不是？

比内尔 就为这个，不错，就为这个。

伯克勒 噢，这可就更妙了。五年来，每个星期四八点一刻来和我们玩牌的人，突然不能来了，就因为我们是什
么异种族分子。这是什么法律？从什么时候开始我
成了异种族分子？你倒说说看。

哈青格尔 你可不是异种族分子，伯克勒先生。罗森布拉特才是所说的那种分子。

比内尔 （点头）纽伦堡法律禁止我们再和这些人来往。

伯克勒 我和罗森布拉特玩玩牌，还要纽伦堡法律操心？我是维也纳人。

哈青格尔 你瞧你，伯克勒先生。这是第三帝国的法令。
（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法律的表现就在于此。

伯克勒 （把报纸往桌子上一摔，跳将起来，生气地走来走去）够了！要说法律，那么罗森布拉特比任何一个
纽伦堡人都强上十倍！罗森布拉特·利普席茨和罗
森布拉特，这个名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他的祖父，
皇家顾问利普席茨是维也纳第四、第八和第九区的
屠宰师傅合作社行会的代表！这才是法律的真正含
义！小罗森布拉特的脑子里装着整本的惩罚条例；
Corpus de icti （拉丁文，犯罪的事实）诸如此类，

他能倒背如流！你们就知道纽伦堡这，纽伦堡那！普福尔茨海姆这，普福尔茨海姆那！还有帕绍！克雷姆斯！林茨！海利根施塔特！和法律毫无关系。左一个犹太人，右一个犹太人！纯血统或贫血，我才不管。（叫起来）只要罗森布拉特是个亚利安人，我这个异种族分子在打牌时输给他也感到光荣！〔古里奇又走到拐角的地方，慢悠悠地绕着路灯转圈。

罗森布拉特（出现在拐角处。和善地）非常荣幸，晚安，巡官先生。

〔古里奇傲慢地随口应了一声，从右侧下。罗森布拉特摸索着走进漆黑的店铺。这时，哈青格尔听了伯克勒的议论，很不是滋味，一个手指顺着有弹性的橡皮领子来回移动。和家庭主妇一道很紧张地看着通向过道的门。

比内尔 嘘——！你再这么大声嚷嚷，卡尔，可要惹事生非。（门外响起短促的敲门声，比内尔大气不敢出地）糟了，看你！

罗森布拉特（刚到三十岁，犹太人的长相，走进后厅，朝大家尴尬地笑了笑）亲吻您的手，比内尔太太。您好，冯·哈青格尔先生。哈啰，亲爱的伯克勒先生。

伯克勒（冷静下来）你好，你好，律师先生。快坐下。哈青格尔已经把牌洗好。咱们这就开始。

罗森布拉特（象往常一样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一面小心地把裤线拉直。注意地看着满脸不高兴的女主人，她自顾钩织东西；罗森布拉特看着一声不吭的邮局

职员和坐在自己对面的男主人，他正在用手绢擦脸）喂，你们怎么啦，我的先生们？（没人搭腔，罗森布拉特站起来，连连鞠了两个躬）比内尔太太……我的先生们……很遗憾，我不得不报告您们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消息。

伯克勒 （瞪大眼睛）你说什么，律师先生？

罗森布拉特 冯·伯克勒先生，今天您将最后一次向我说：“该您出牌，罗森布拉特先生。”（尖笑）就是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维登区这样一个热情好客的人家里玩牌。

比内尔 （高声抢着说）我说什么来着？

伯克勒 （冲着她不满意地）你说什么来着？你……告诉我，为什么，律师先生？

罗森布拉特 （半开玩笑地）因为……（唱）在拉姆哥鲁普和维登——（用手势邀请哈青格尔同唱）

哈青格尔 （斜眼看罗森布拉特，情不自尽地帮腔）都利 都利 哟地都利 都利 哟。

罗森布拉特 （唱）口味完全不同——（为哈青格尔打拍子）

哈青格尔 （严重走调）都利 都利 哟地 都利 都利 哟——。

伯克勒 （呵斥）喂，你疯啦，哈青格尔？你不回答我的问题，反而为罗森布拉特伴起唱来，还唱四重唱！？

罗森布拉特 （从胸前的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用魔术师的姿势拿给大家看）看这儿，诸位尊贵的先生，这是我去美国的签证。我，这样说吧，作为信奉犹太教的第一个维也纳人，被批准尽快地离开他亲爱的祖国奥地利，即东方守郡，前往那个自由的国土。（坐

下，大大方方地伸手去取葡萄酒瓶）可以吗？（为比内尔，伯克勒，哈青格尔和自己斟上红葡萄酒，举起酒杯）干杯，先生们，发牌。

伯克勒 （一饮而干）发牌。（哈青格尔发牌，各人拿起自己的牌。罗森布拉特象熟人那样，往酒杯里添酒。伯克勒习惯地）该您出牌，罗森……（说不下去，把第二杯酒喝干）布拉特先生。出牌。

比内尔 （放下手中的牌，呷了一口酒，酸溜溜地）您看见了吧，律师先生。刚才卡尔还不相信我说的话，根本不相信。您是个受过教育的聪明人，一下子就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罗森布拉特 （苦笑）我就是个傻瓜，我也得离开您们，比内尔太太。

比内尔 太对了，律师先生，太对了。因为我知道，您不能再当我们的律师，——卡尔根本不相信这个！——我一个人，谁也没帮助我，就把卡尔的和我的亚利安人种证明安搞好了，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我们儿子的证明。（从长沙发上跳起来）因为您最后一次在这儿。请您赶紧告诉我，这些证明对不对？东西都在卧室的抽屉里。劳驾，稍等一会儿，我立刻就取来。（快步走过挂门帘的门，走进漆黑的卧室，打开床头的灯，消失在左侧）

伯克勒 （嘟嘟囔囔）不玩啦？她搞到什么？

哈青格尔 我听懂了，她说的是亚利安人种证明。

伯克勒 你有吗，哈青格尔？

哈青格尔 （闭着眼点点头，洋洋得意地抿着嘴）您呢，律师先生？

罗森布拉特 （心平气和地）我反正不需要它。

伯克勒 我们要它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压根儿不明白这是干什么。我们要这样一个证明干吗？

罗森布拉特 纽伦堡法律规定的，亲爱的朋友。

伯克勒 （不高兴地）您也跟着胡说？！

比内尔 （把床头的灯关上，快步走回后厅，手中挥动着证件，递给罗森布拉特律师看，脸都急红了）这些是卡尔的……母亲、父亲、祖母、祖父……的洗礼证书，出生证书，父亲这边的，母亲这边的……你的家谱很纯，卡尔。

伯克勒 （不大相信地瞪着眼）现在我成了纽伦堡人，不再是维也纳人啦？

比内尔 看这儿，律师先生。请您仔细一点，劳驾，这是我的证件。

罗森布拉特 我全神贯注，比内尔太太，全神贯注。

比内尔 父亲的、母亲的洗礼证书，全在这儿。祖父、祖母的，我们的儿子，汉斯，自然是纯种的，对不对？

伯克勒 他是什么？汉斯是条哈巴狗？

比内尔 看这儿，律师先生，请您仔仔细细地看着，这是我外祖母的洗礼证书。这儿，律师先生，这个手写文件是上霍拉不鲁恩教区的证书，上面有尊贵的牧师大人扎哈里乌斯·诺伊恩托伊费尔的签名，记述着我外祖父的洗礼，他叫莱波木克·符拉迪米尔·克雷什。（把证书塞到罗森布拉特手中）您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律师先生？

罗森布拉特 （仔细查看证书）莱一波一木克·符拉迪米尔—克雷什……

比内尔 （屏住气）您在外祖父的证书上看出什么啦？

伯克勒 他还能发现什么？过去的事早就过去了，还提它干吗？

比内尔 别插嘴，卡尔。您说呀，律师先生？

罗森布拉特 嗯。尊贵的比内尔夫人，您的可敬的外祖父的这张证书上（干咳了几声）在“洗礼”这个词后面有一个问号。是不是您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尊敬的夫人？

比内尔 （绝望地）是的，律师先生。

伯克勒 他，外祖父有一个问号？你听到了吗，哈青格尔？

比内尔 （嘘了一口气）这表示什么呢，律师先生？

罗森布拉特 在“洗礼”这个词后面有一个问号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因为我今天最后一次在您这儿，尊敬的夫人，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这问题解释清楚。

伯克勒 多象老利普席茨在说话。

罗森布拉特 谢谢您，伯克勒先生。（煞有介事地）问号——洗礼。洗礼——问号。那么问题是：他洗了礼没有？有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使他没受洗礼？如果洗了礼，是躺着还是站着洗的礼，这位外祖父先生？

比内尔 （快哭出来）躺着还是站着？您是不是想说，他，他——

伯克勒 原来如此！（非常肯定地）如果您问我，我就说是站着，因为这位老先生，躺下去个子太长了。

罗森布拉特 不对，不对！我的意思是——您瞧，上霍拉布鲁恩……您想想，旧王朝是一个（用手势帮助说话）多民族的混合体，是个多种族和民族的大杂烩。仅举

一例，许多年以前，从东方匈牙利平原上迁移过来成千上万的吉普赛人，不光是吉普赛人，还有，嗯，小俄罗斯游牧民族，蒙古人种等等，等等……伯克勒先生，您不认为，尊夫人的肤色有那么一点点黑吗？请您千万原谅我，敬爱的夫人，我是想说……她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大一样？

〔三个男人仔细打量着吓白了脸的比内尔。〕

伯克勒 （没说出声来）是一个……上霍拉布鲁恩地方的……祖卢族土人……这下子可热闹了！

比内尔 （声嘶力竭）胡扯！不许拿我开心！证书上的也许根本不是问号。（从罗森布拉特手中夺回证书，塞到哈青格尔手中）哈青格尔先生！您也认为这是一个问号？！

哈青格尔 （慢条斯理地掏出一个小放大镜，在镜片上呵了一口气，用手绢拭镜片，仔细地看了半天证书）也可能是个8字下加一点。

伯克勒 就是说，洗了八次礼！（从哈青格尔手中夺过这张纸，仔细看）没问题，是一个问号。（频频地向比内尔点头）换句话说，是个吉普赛女人……闹了半天信奉犹太教……从上霍拉布鲁恩……平原来……你的那些纽伦堡人这回可该说什么呢，啊？我们虽不管这个，可是纽伦堡法律！规定异种族分子！可要管！（学她）橱窗里放进头了吗，卡尔？我已经搞到亚利人种证明，谁也没帮我，我一个人搞的……你瞧瞧你的亚利安人种证明吧！克雷什带着个问号！！
〔比内尔哭哭啼啼地跌倒在长沙发上。〕

伯克勒 （把证件卷起来，随便往她身边一扔）现在咱们总该

打牌了。(满心喜悦地把每个酒杯里都斟满酒，把牌象扇面一样捏在手里)谁先出牌？该您出牌，罗森布拉特先生。

——幕下

第 二 景

〔位于环城路上的市立公园入口处。路边安置着长凳，后面有一扇高高的铁栅栏门，朝着公园里面敞开着，门旁竖立着一块醒目的警告牌，上面写道：

“犹太人禁止入内”。透过铁栅栏看见公园里有一丛含苞欲放的紫丁香。背景是围着矮栏干的花坛，花草千姿百态，争奇斗妍，还有灌林丛和长出新叶的树木。时值四月中旬，阳光明媚。

〔公园门口的大街上聚集着一群人，密密地挤在一起看热闹，背对着观众。狂笑声，吃吃笑声，怪叫声和女人们歇斯底里的谈话声交织在一起。

第一个行人 （用力大声叫喊，以压倒其他人的笑声）整整一桶水从他头上浇下来，哈哈。活该，活象只落汤鸡。

一个妇女 （神气活现地扯着嗓子大声说）这个秃子全都湿透了。

第二个行人 您瞧他的西装多好呀。我看值四百先令，您要不信，咱们打赌？

第一个行人 喂，臭犹太杂种，你从哪儿搞来的这身衣服？我怀疑是偷来的，对不对？

警 察 （从左侧上）走开——走开！……不准在这儿逗留！